这几个月我和月白也戴着套做了几次，所以我们对互相的身体已经完全无秘密可言了。周末的一天清晨，我起得很早，来到月白房间，她还没醒。我亲吻了她的额头和温润的嘴唇，她还没醒。我掀开她的被子，想要亲吻她的身体的时候，发现她的下体有根挺立的肉棒，比我的还长上一点点。我的大脑瞬间宕机，直接叫醒了江月白，指着肉棒说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  f1 C6 Q! j- R2 v5 O3 B

江月白迷迷糊糊的，清甜的嗓音问我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更大声的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！”我感觉我几乎要崩溃了。

\* c1 B$ N! T! i6 L( q0 q! L2 D1 Y3 w

江月白这才醒过来，俏脸先是紧张，然后变得沮丧起来：“前几天长出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怪病，准备过两天去医院检查一下，没敢告诉你。”

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我叹了口气。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落在我们身上，这样的江月白到底是男是女？

我捏了捏她的肉棒：“有感觉吗？”“有。”“能射精吗？”月白的秀眉微蹙，迟疑片刻，很小声的说：“能。”

' R3 {+ L, L2 I' m" F+ ^\* }

一时间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的情感。月白的肉棒颜色雪白，就和她周围的肤色一样，所以肯定是她身体的一部分。这种情况，再把它当成一个瘤子什么的切掉，感觉不太现实，月白也得忍受极大的痛苦。而且，这种情况我从未听说过，去了医院难免会引发关注，就算保密很好，这件事也不可避免的会传出去。作为一个女孩子，江月白的声誉肯定不保，结果会很糟糕。去了医院，大概率处理不了，还会惹一堆麻烦，所以我坚定的要求江月白不去医院，她也答应了。

这个星期我过的浑浑噩噩，感觉天都要塌了下来，走在路上好几次差点撞到树，还经常发现不了眼前的车辆，被别人破口大骂。但在月白面前，我还是装的和往常一样，而月白似乎没受太大影响，可能她也不想让我难过。

我们好久没有做爱了。这段时间，江月白一开始是穿的我的内裤，后面我去商场给她买了小号的男士内裤给她，她也没穿过那些漂亮的裙子和裤袜了，都是穿的裤子。我感觉两人的距离越来越疏远，尽管都没有开口，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。这飞来横祸真的让我不能理解，也无法接受。我们的爱情，到这里就结束了吗？

又是平平淡淡的几天过去，尽管还是和往常一样，但两人之间没怎么碰触出爱情的火花。我的脑海中与自己做着激烈的斗争，一遍遍的说服自己，一遍遍的推倒自己的三观，重建，再粉碎，继续重建。最后，终于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。

我震开月白的房门，粗暴的扯开她的被褥。我紧紧的抱住她的娇躯，狂风骤雨般吻着她。月白有些不知所措，但没有阻止我。接着我脱掉她的衣服，吻着她的胸部，吻着她的腹部，然后吻着她的下体，吻着她的肉棒。最后再抱紧她，舌头肆意侵犯着她的口腔。我能感受到身子底下月白的肉棒在慢慢抬头，于是我身体往上一移，她的肉棒被压得贴在了她的身上。我继续激烈的吻着，但眼角慢慢流出泪水。情绪逐渐失控，我的头埋在了月白的双峰之间，她温柔的抚摸着我，安慰着我。

' }2 ~5 |8 ~  Z

“还记得那年秋天的操场，你笑着向我走来。我知道，你就是我这辈子的唯一了。其实，在那之前，我已经喜欢上你了。”江月白如是说。

“我早就知道，你不会抛弃我的，不管我的身体成了什么样子。我相信，我选择你是正确的，你没辜负我的信任，我的眼光。”

“我已经救赎了自己，而现在，我也等到了你的救赎。”

月白一连串的话语让我激动的心情平复下来。她继续讲着我们的曾经。

" o) P8 Y' a: `; Z

“我们的很多相遇，其实都是我有意的制造的。不然，素不相识的两人，怎么会在短暂的时间内多次相遇？”

, x) }8 }. M( |

“你说我的腿很烧，可惜当时我不知道，否则俘获你便不会那么麻烦。”

我感到有些不对劲。这种有些不尊重的词汇，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，我也没有和她讲过喜欢她的腿，她是怎么知道的？

“是林海涛告诉你的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你说呢？”月白脸上依旧美丽的笑容，让我有些看不清了。本来觉得双方彼此应该很熟悉了，这次我又从她的脸上看出了陌生。

“月白......”

3 x3 j; P\* [1 v& t( S/ f% D

她打断了我：“或许我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”。月白用一只小手攥住与她娇小身体不成比例的肉棒，用劲往下按，竟然直接缩回了她的体内。现在看到的是和她从前一样的洞，没有任何异样：“这下应该就行了。”说罢朝我娇俏一笑。

4 {3 `. b" R0 w) s( E\* G\* R

我的CPU已经被干碎了，完全懵逼的状态，但带着一丝丝的高兴，这意味着我的女友恢复正常了。我还是很疑惑，于是问道：“所以它去了哪里？”

江月白咯咯一笑，用细嫩的手指弹了一下我的脑瓜：“笨蛋，你怎么还没懂？”

. Y+ D0 {- n! o9 s

月白整个身子攀附上了我，我能感受到她胸部的起伏，以及香甜的呼吸：“我是林海涛呀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

3 D8 G) N3 I5 t) u7 N

“现在真正的江月白已经变成了一具躯壳，而填充这个躯壳的正是你的好兄弟，林海涛。”

: o5 n5 z/ L0 C; A7 F\* Y6 R5 o

“别骗我了，那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些年这么多的记忆？”

“很简单，高潮一次就有了。”

“那你快把月白恢复，把她还给我！”

8 f+ Y6 A1 E6 \  B; f& a

“非常抱歉，但是真正的月白已经死了。几个月前月白患上癌症，我得知此事后，正巧有一个道具，能让人化成一张皮，身体里的器官、组织全部消失，能被他人取而代之。虽说十分恐怖，但在这种情况，反而是最好的选择了。她自愿化成皮，保留自己最美好的样子，让我代替她陪伴你。而五脏六腑全部消失以后，癌症自然消失，她便能以永远年轻的样貌陪伴在你身边了。”

我的眼泪控制不住的流下。虽然不可思议，但我相信这是江月白会干出来的事。很久过后我才缓过来，一改先前宠溺的眼神，我面色不善的盯着眼前的江月白：“我对你这几个月的付出深表感激，但是还请你把江月白还给我，因为我不能接受除了我以外的男人拥有她。”

江月白嘟起可爱的小嘴：“人家也是想好好的陪伴着你啊，而且我现在拥有了月白的记忆，已经是货真价实的月白了。没有我的话，月白就是一具没有生命的空壳。”

“脱下，还我。”我再次重复。

“不嘛不嘛，人家哪里做的不好的你可以让我改正呀。”

“还我！”

" A& Y7 O0 e( V- G9 H

我并没有意识到此刻的我看起来有多么恐怖。结果就是，江月白将她的头部摘下，紧接着从脖子的开口钻出一个男人的胴体，正是林海涛。他匆忙找出我的一身衣服穿上，然后离开了我的家。

望着眼前江月白的人皮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。我也意识到，我和林海涛的关系，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

我想把江月白挂在衣柜里，可是总觉得把她当做一件衣服是对她的不尊重。最后决定把她平铺在她的床上，盖上被子，当做她还存在的证据。

夜晚，辗转反侧。半梦半醒间，恍惚看见曼妙的身影浮在我的床前。“月白！”我喃喃道。猛地惊醒，眼前并无异样。我冲到月白的房内，她的皮肤还静静的躺在那，仿佛一切都似乎不曾发生过。我把家里不用的棉被扯开，棉絮全部塞进月白的身体里，最后盖上头颅，月白真的活了过来，身体上有了温度。可是我等了很久，她都没有睁开眼睛，也没有任何动作。我只能将她放置的靠在床上，每天能看到她，也就满足了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，每天我都驻足月白的床边好久，欣赏着她静止的容颜。但是江月白永远的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我失去了一个爱我的月白，一个和我分享生活点点滴滴的月白。日子过的很煎熬，我想要找到月白曾经存在过的证据，她的衣柜，她的小物品，我和她一起走过的街道......我总是想从这些地方找到月白的影子，可惜一切过后徒留伤感。

很多次我都想看一看月白的记忆，回顾一下他视角下我们的过往，但是一想到获得记忆的前提是对她身体的亵渎，我就停止了这种想法。我做不到，我不能在最爱的人死去之后还玩弄她的身体，凭我对她的爱和良知，我都做不到。

脑海中一遍遍浮现江月白那美丽的身影，甜美的微笑。曾经的她是那么的娇俏活泼，惹人爱怜，现在只剩下一具不会动的躯壳。我紧紧的抱住那温暖的躯体，性感的身材与绝美的脸蛋，肌肤的接触让我血脉偾张。但我知道，她终究是个死人了。